

“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中的台湾海洋书写

——以吴明益《复眼人》为中心

□ 刘建华 朱双一

摘要:吴明益小说《复眼人》融合了“自然写作”和“海洋书写”两大主题。小说批判掠夺式的旧有海洋意识和将海洋利益化的行为与逻辑,以生态整体观否定“海洋-陆地”二元对立及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的价值序列论;并将海洋观察与社会体察相结合,在社会文化整体观中认识和理解海洋问题,由此得出环境污染的产生人人有份,其解决应有全社会来共同面对和承担的认知。“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和“适当取用”的消费伦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在台湾海洋文学中多所体现,对我们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海洋书写;自然写作;吴明益;“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4)04-0117-08

台湾四面环海,其“海洋文学”或有关海洋的书写由来已久;“自然写作”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自然生态环保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出现的一股创作热潮。台湾“海洋书写”近年来的最大发展,莫过于与“自然写作”的结合。海洋作为自然生态整体中最为庞大的组成部分,成为“自然写作”的对象,并在自然生态环保理念的观照下焕发出不同往日的意蕴。夏曼·蓝波安、廖鸿基等的海洋文学作品大量融入了自然生态理念,因此也被当作“自然写作”的重要文本。而原来于“自然写作”用力甚深的吴明益则向“海洋书写”迈进,于2011年创作出以海洋生态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复眼人》^[1],并以此对“自然写作”的原有规范——非虚构性、散文体式、注重第一手资料等——作了调整。《复眼人》作为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体现了作者将生态理念、自然伦理等知性内涵诉诸于虚构艺术的强烈探索自觉。

一、以文学形象反省、批判旧有海洋意识

《复眼人》在太平洋上巨大的垃圾漩涡(亦称

“垃圾岛”)冲撞台湾东海岸这一虚拟背景上展开故事,演绎出几条交织迭错的叙事线索:太平洋上的“瓦忧瓦忧”小岛因资源有限,有次子需要自我放逐出海、永不回头的传统,青年阿特烈因而飘荡到垃圾岛上,并随之冲上台湾;台湾汉族女子阿莉思与丹麦丈夫在海滩上设计建造了环保节能的小屋,却受到海洋垃圾的包围;此外还有获得森林生态硕士学位后返回家乡开出租车并参加当地山难救援队的布农族人达赫,曾经流浪于都市却总在眷恋部落的阿美族酒店老板哈凡,研究海洋生物的挪威环保专家莎拉,从捕鲸爱好者转变成反对屠杀海豹组织成员的莎拉之父阿蒙森,曾主持东台湾岩壁隧道工程又在多年之后质疑工程的必要性、反省其后果的英国钻探专家薄达夫……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族群与行业的各色人等以各种因缘际会聚集于深受“垃圾岛”影响的台湾东海岸,以各自行思呈现出面对自然—海洋灾难时不同群体的反应。通过小说,吴明益反省了占有、掠夺式的旧有海洋意识,否定了“海洋-陆地”二元对立模式和海洋文明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810012)成果。

作者简介:刘建华,厦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朱双一,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陆地文明的价值序列论;并力图以生态与社会文化的整体观,将海洋及其生态问题置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多方力量交织的社会综合体中予以重新认识。

尽管传统海洋文化精神的崇尚者在论述西方海洋文明的发展内驱力时,常以贸易上的需求作为解释,然而事实是,古希腊、罗马对海洋的探查以及海上势力的扩展自始至终与战争、劫掠和殖民交错纠缠。资本主义萌芽后,相关国家更把海外殖民和掠夺作为其基本国策。西方海洋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扩张和掠夺的因子。而在西方人自得于“海洋文明”、“蓝色文明”的开放、进取并以落后、保守、封闭、愚弱加诸于东方文明之际,其“海洋书写”同样也选择性失真:忽略了海上活动的掠夺和非正义本质,而单纯强调海上英雄的开拓进取和冒险探索精神。如对英雄的礼赞使人们遗忘了远征特洛伊实际上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海上劫掠,带来财富富足的金银岛”实际是被殖民的东方仿像,孤岛英雄鲁宾逊以“文明”奴役和驯化土著,海上“硬汉”强者逻辑背后潜伏着霸权意识……

20世纪90年代部分论者将海洋文化当作塑造所谓新型“民族文化性格”的灵丹妙药,一味褒扬海洋文化中如冒险犯难、开疆拓土、包容博大、善养万物、创新求变等精神,而对其中纠缠交错的殖民劫掠性、强权征服、占有掠夺、毁灭破坏等非正义负面因素缺乏清醒认知。事实上,盲目、贪婪的无节制掠夺和破坏所导致的恶果已然一一显现,这样的海洋文化已经到了必须加以反省的时候。吴明益对旧有海洋意识加以反思主要通过《复眼人》一书中海洋意象、海上英雄的塑造变化以及对传统海洋寓言的反转拟仿表现出来。

首先,海洋在吴明益笔下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面貌,全然丧失了神秘瑰丽、激荡澎湃、充满力量、引人奋发的形象,而是变得羸弱、颓败、毫无生气:

对沿岸的居民来说,海曾经具有唤起恐惧和改变生命的力量,但现在它缺了牙,变成一个精神耗弱的老人。风将一些轻轻的、已经被太阳晒干的塑料袋吹起来,好像一种花,气味腐臭不堪的花。

她第一次看到这么精疲力竭、毫无防

备、任人摆布的海。〔2〕

这般破败的海洋,是遭受破坏、污染的自然整体的象征,也是人类毁灭性行为产生的“杰作”——工商社会的求利心态让人们破坏了陆地资源之后又转而掠夺海洋:急功近利的景区开发、冒然开采海底甲烷冰、满足奢侈人群的物质享受而猎杀海豹……带来的后果是海底地形与气候发生改变,海洋生态圈被破坏,海洋承担人类过度索取和消费,最终变得“就像是用忧郁和痛苦打造出来的一样”。〔3〕

然而,为人类掠夺和消耗行为付出代价的绝非只有海洋,还有人类自身。人类破坏自然也必将受到自然的反扑和惩罚,并承担自食其果的痛苦。吴明益通过阿特烈和阿蒙森这两个人物形象来传达这一理念。

传统海洋文学中的人物往往具有英勇、强壮、机智、富于力量和冒险精神的英雄特质。阿特烈曾经具备上述一切品性,然而在垃圾岛上生活一段时间后,他开始皮肤溃烂,发出腐臭味道。他不仅在体能上变得虚弱无力,精神上同样开始茫然、恐慌和焦虑,海洋之子的强大与自信一去不返。阿特烈的衰败代表着人类在毁坏、污染环境之后必然付出的代价。

阿蒙森一度曾是一个海明威式的海上英雄,将猎鲸看作其英雄气概的象征,在与鲸鱼的搏斗中体验着人的力量、勇敢和智慧。但在参与猎杀海豹并目睹人们的贪婪、残忍、血腥之后,他转变为反猎杀的环保者并因此以身殉道。阿蒙森的形象转变意味着人类的自我质疑和救赎,表征着作者反思、否定过去的人与海洋关系模式并重新加以调整的努力。

《复眼人》对旧有海洋精神更为直接的反省体现于通过建构崭新的海洋寓言来翻转传统海洋书写中的海洋想象。瓦忧瓦忧岛是作者虚拟的幻境之岛——“我们的岛是勇士之岛,是梦的汇聚之地,是鱼群迁徙的中继点,是日落与日升的坐标,是希望与水的停息处。”〔4〕然而人类需索无度地攫取和掠夺海洋终于触怒了卡邦(瓦岛的至上之神),于是海底火山爆发,城市被淹,人类被放逐在狭仄贫瘠的小岛,卡邦并且诅咒人类:“失去广大无边自由的海,你们将体会被海所囚禁的孤独、饱尝溺死的恐惧。海将从盟友变成杀戮者,

供给者变成仇敌……”^[5]在“阿特烈的岛”章节中,《复眼人》营造了新型海洋寓言的另一层面:阿特烈搁浅登陆在神秘“岛”之初,眼中所见就如同中外海洋文学中惯于营造的瑰丽奇幻之境,让人误以为是“金银岛”、“基督山”或者中式蓬莱仙境、殊方异域的再现。但伴随着鲜艳惹眼的饮料瓶、永不腐化的塑料、印刷着魅惑女性裸体的包装盒等物品反复出现,作者逐渐揭露:所谓神秘之境其实是人类消费或者“消废”垃圾在海上堆积形成的垃圾漩涡!海龟等生物大批死在周围,这使得“岛”有时看起来就像海面上一只巨大牢笼、众生坟场,“原来地狱就是这样,这里就是阴间。”^[6]作者由此颠覆了传统海上传奇的浪漫和唯美。

二、“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中的海洋书写

身为“自然写作”者,吴明益了解对自然的凝视和观照无法脱离当代现实语境,因此当海洋成为其书写对象时,努力将其海洋观察与社会体察相结合。《复眼人》中貌似流散的章节结构、各说各话的自我陈述以及多重叙述者的意识流动,营造出多声部对话和多元视角交错的效果,以此模拟现实世界的整体存在结构,呈现出作者在生态整体观和社会文化整体观中认识和理解海洋问题的用心。

首先,海洋存在于“海-陆”一体结构中。在台湾,近20年来的海洋文化论述常将“海洋文化”与“陆地文化”相对立,并分别贴上“先进”与“落后”的标签。中国大陆也曾出现此类论述。然而在夏曼·蓝波安、廖鸿基等海洋文学作家笔下,“海洋”与“陆地”并未表现为相互对立,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相反,常常可见“海-陆”一体理念的流露。例如,对海洋的景仰是夏曼·蓝波安一以贯之的书写主题,他一再宣称大海是其教堂、神殿和“洗涤我污秽肉体的圣地”。然而在《再造一艘达悟船》等篇章中,他又向我们展示,一个达悟家庭的尊严与荣耀需要海洋与大地的互补、男性与女性的协作:男性在大海中猎捕的海鱼必须和女性在地中收获的山芋共同填满一艘新船,才会赢得族人的尊重和爱戴。^[7]对于不满陆上复杂的人事纷争而转向海洋的廖鸿基来说,大海虽然是其“桃花源”,陆地却是海上漂泊之后渴望的归宿:

出海的心情就像那只跃起的飞鱼,自由

地在另一个世界里飞翔,逃开陆地上的琐碎碎碎。

但是,逃避得了吗?海洋终究是飞鱼生活的家园,就像港湾终究是船筏航行的终点。^[8]

吴明益显然延续了在“海-陆”一体结构中理解和审视海洋的书写方式。《复眼人》中,作为人类社会隐喻而虚构出来的瓦忧瓦忧岛由掌海师和掌地师共同治理,掌海师教授儿童海洋法则和海上生存技巧,掌地师则向孩子们传授陆地伦理与耕植、建设的方法。身为孤岛之民,他们并不奉扬大海于土地之上,而是对提供鱼产的海洋和生长植物的大地抱持同样的感恩之心,就像掌地师教导孩子们的:“土是瓦忧瓦忧岛最珍贵的东西,像雨水和女人的心一样。”“世界上只有卡邦、海跟土值得信任。”^[9]

此外,对山与海的礼赞或痛惜,在《复眼人》中往往是同为一体的。如小说借阿特烈之眼盛赞海洋的美丽开阔和涵养万物,却又以布农人达赫之口回顾山地蕴育的勇敢强悍和踏实稳重精神。山的文化和海的文明各自显现自身的伦理价值,作者并不对它们做任何优劣判断。与此同时,吴明益又以许多笔墨描写同为自然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海洋与陆地彼此受到的毁灭往往休戚相关。在陆地资源消耗破坏之际,海洋必然成为另一个被掠夺的对象。如能源危机下,海洋也被赋予贡献甲烷冰等“义务”。小说借环保科学家莎拉的视角,质疑这种开采带来的隐患:改变海底洋流规律,破坏亿万年形成的海底循环系统,还有不良开发商将运输管道遗弃在海底深处的可能等,最终可能影响物种的生存。

与莎拉的专业化背景相比,哈凡、达赫、阿莉思对海陆环境的认知主要通过生活经验传递。阿莉思在H县居住过程中,目睹过度商业开发导致地质结构改变,引发陆地下沉、海水倒灌的连锁反应:

海边的住家已经很少了,大家都尽量离海远一点,好像海变成一种瘟疫。但其实山上也不见得安全,因为盖海滨大型游乐场和饭店的时候,把山的顺向坡都挖松了,几处公路边坡每每在大雨后就崩落。^[10]

就如海洋与陆地先天并存一般,割裂海洋和

陆地的关联,将海洋视为孤立存在的做法既是片面的,也是非现实的。海洋命题的文学探索同样难以脱离对大地的观照而单单就海洋写海洋。在这一点上,《复眼人》呼应或延续了“海-陆”一体观下的“海洋书写”。此种立场可视为对“海洋-陆地”二元对立模式的消解,同时也是对所谓海洋文明优于陆地文明的价值序列论的否定。

其次,需要建构人与海洋的对等关系。人是自然整体的一环而非自然的主人和中心,这种反省正是近年来的“海洋书写”不同于传统海洋文学之处。吴明益一直秉持“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点。小说中,海洋既不是令人恐惧的庞大力量意象,也不是膜拜臣服的神性存在,更不是占有、掠夺的征服对象,作者想要建构的是人与海洋的对等关系。当人的角色从大地共同体的征服者变成其普通成员,“这意味着,人不仅要尊重共同体中的其它伙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11]这就要求人从自封的世界中心走出来,将自身纳入自然生态整体系统予以认知,并面对已然产生的问题,寻求问题的阐释与解决之道。

《复眼人》借各种背景的人物引导我们关注多重海洋问题:如消费垃圾污染海洋,滥捕鲸鱼猎杀海豹、开采海底能源对海洋物种造成威胁,商业开发破坏海岸线生态环境……通过莎拉、阿蒙森、阿莉思等人的自我省思,吴明益尝试将公平的范畴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海洋的领域。人类对海洋的侵占和掠夺是否必需?向海洋谋取资源以满足人类所谓“发展”是否有合理性依据?人类的消耗需要是否优先于环境和多元物种保护的考虑?对此,作者让各种立场的声音分别表达意见,相互辩论又相互补充。正是在多元对话中,传统成见中海洋或自然作为它者无条件满足人类需要的定律被粉碎,将海洋物化、利益化的海洋观念遭到挞伐,而以唯发展主义思维掠夺、占有海洋的做法更是被彻底否定。

《复眼人》在生态整体结构中观照海洋,不仅开启人与海洋对等关系的探索,同时也蕴含代际公平和地域公平等幽微主题。瓦忧瓦忧岛由繁荣至覆灭的过程,一方面是先人挥霍式消耗带来的灾难后果——先人无节制的肆意需索几乎将附近水族赶尽杀绝,后代只能饱受资源匮乏之苦,事实上造成了先人对后代的不公平;另一方面,

惜物惜福的后代岛民,最终却被垃圾漩涡推撞而闯入海底,则是承担了其它地域人类的物质消耗之罪,来自他方的伤害最终导致瓦岛的消亡。

生态整体性让不相连的地域面对共同的自然危机,而海洋以其流动性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关联。每个人都曾经消费和丢弃过垃圾,而这些似乎已消失的废弃物却在海洋汇集成垃圾漩涡,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再次分配到各处。小说中的生态作家M说道:媒体宣称这件事让这个岛屿成为受害者,却完全不提其实垃圾涡流的形成我们也有份,“过去我们回避了发展必然付出的成本,而让其它贫穷的地域代我们承受,而今海终于把利息的账单送了过来。”^[12]正如作家所反省的:就事实而言,个体乃造成灾难的一分子,海洋问题需要全人类和全球不同地域来共同面对、共同承担。

三、在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认识海洋生态问题

反对无节制掠夺海洋、破坏海洋生态,并不意味着将海洋视为高蹈于人类合理性存在之外的精神乌托邦。以“海洋乌托邦”塑造精神隐逸的理想国可以是“海洋书写”的一个尝试维度,但不能代表“海洋书写”的整体面貌。事实上,任何“以悬置现代化、历史化进程的方式,来获取精神超越的可能,为其竭力渲染的生态诗性便难免空洞化、泡沫化”。^[13]海洋问题并非单一环境领域内的问题,“海洋书写”无论是以赞美笔触引发人类对于海洋的景仰、珍惜还是以批判意识启迪人们反思海洋环境危机,都不能就海洋写海洋,而必须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复合结构中予以探察。

首先,《复眼人》体现了对于无节制消费生活模式的文学反思。

小说中带来环境灾难的“垃圾漩涡”来源于人类过度物质消费产生的废弃物。高度发达的工商经济形态下,消费活动不再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目的,“消费在本质上已成为人为刺激起来的幻想的满足,消费成了目的本身”^[14],由此造成了畸形的资源浪费。在阿特烈看来,人类制造了大量诸如华丽的塑料包装纸之类并非必要的无用之物。它们不仅在制造之初占用了自然资源,被丢弃之后更给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和负担。作者以怵目惊心的场景呈现人类最终被消

费垃圾包围的可能：“大潮之际，海轻轻绕过房子的防水沟，环抱着房子，在房子的后门留下各式各样的物事：刺的尸体、奇幻形体的漂流木、舰船上某部分的结构、鲸的骸骨、破碎的衣物……隔天干潮时，阿莉思打开门，得跨过各种死亡的物事才得以出门。”^[15]

“垃圾岛”的想象虽然奇幻，却并不虚妄。作者借此质疑现代生活模式的合理性，并以瓦忧瓦忧岛民珍惜有限资源的生存方式作为人类应有的“适当取用”消费伦理的参照。瓦岛上“人应该只取走能养活自己的数量就好”的认知，与夏曼·蓝波安所描绘的节制贪欲、以朴素的平衡之术协调人与海洋关系的达悟族文化有不谋而合之处。在《海浪的记忆》中，夏曼·蓝波安描绘了族人禁止同一日两次以上潜水捕鱼的习俗以及一次捕到太多飞鱼时自责不安的素朴情感。^[16]“海洋书写”的此一面向并非倡导回归物质匮乏的原始生活方式或有违天性的禁欲主义，而是反省消费社会下肆意放纵的享乐主义和无节制的欲望满足，并尝试探寻更符合自然生态伦理和人类持续发展需要的生活方式。《复眼人》中由猎捕者转变为环保者的阿蒙森可以理解为为了基本生存捕杀鲸鱼，但坚决反对为了满足奢侈人群的皮草渴望而猎杀海豹，就是这种消费伦理的体现。

其次，由于现代人过度消费生活模式本质上是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带来的产物，所以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需从消费者层面倡言生活方式的变革，更需要从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形态等更宏大格局上着眼。为了追逐利润，市场需要高频率的购买和消费，因此通过广告等方式人为地蛊惑消费需求，诱导人们追求消费品的更新换代，从而导致物质生活畸形膨胀。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必将面临资源虚耗、枯竭的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已经显现。对环境问题触角敏锐、忧患意识和使命感强烈的“自然写作”者，首当其冲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将之呈现于文学话语。

《复眼人》里揭露资本家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置环境生态于不顾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阿莉思的意识流回顾中，展现了H县自然生态如何在贪利无度的商业开发中逐渐颓败——财团为了打造所谓人工“乐园”不惜凿山

侵海，改变山海原始面貌；企业主在临海区域兴建污染严重的石化工厂，毁坏农渔民赖以维生的蚵田、土地，甚至使同一村落大批人口罹患恶疾绝症……类似的社会悲剧，不断反映于小说中。

海洋环境问题不仅与资本家追逐利润有关，它还是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综合产物。贪腐政治和威权意识形态对于海洋的破坏同样不容小觑。例如，在“贪污案缠身的县长”支持下财团开挖海岸山壁，导致曾经美丽的海域惨遭破坏；“脑满肠肥的官员”主张开发海滨景区，在海岸边修建有钱人的度假村；决策者为政治利益罔顾技术论证不足，强行命令通山隧道“必须可行”而引发山崩；甚至在垃圾岛撞上台湾的重大危机之际，政客们罔顾救灾，却趁机打击政敌、捞取舆论关注和选票支持。连号称“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也有人成为戕害海洋的帮凶。在吴明益笔下，被资本家或政客收买的学者教授“看起来更像是个商人”，他们为虎作伥，打着“专业”旗号为海洋开发背书。媒体则狂躁喧嚣，利用海洋危机的热点话题吸引观众，并故作惊人之语追逐效果，制造噱头博眼球。

当然也有为了保护海洋而呼吁奔走、致力于行的有识之士，如莎拉；或者以调整个人生活方式减轻环境压力的人物，如阿莉思和达赫等。他们代表着海洋思维的积极面向，也是对以上破坏性力量的反拨和纠偏。以莎拉为例，“当大多数的学者都靠向政府那一方时，她成为抗议团体的‘知识之矛’，总是锐利地刺穿了政府或资本家藉环境保护掩饰的罪行与伪知识的盾牌。”因为她扎实的研究，“使得拥护资本家的学者左支右绌，节节败退。”^[17]

不过，莎拉等人的努力未必能根本扭转局面，因为逐日累积的生态危机很难引起更广大人们的警觉，有识之士的忧患常常淹没于庸常生活的麻木。吴明益以“审丑”笔法描绘人们以环境灾难为奇观加以欣赏的吊诡：“太平洋在眼前时而显现，不过与期待的蓝色海洋完全不同。因为垃圾随浪漂流，海反射阳光的角度变得非常多变，几处甚至还形成虹彩，华丽得令人吃惊。”^[18]“雄伟的山崖壁立海上，海夹带着各式各样的废弃物击打着它。无数游客驻车观赏，惊呼连连。”^[19]人们面对陆地和海洋遭受破坏的事实，却熟视无

睹,并不反省自身是否也曾是灾难的帮凶。作者建构了一种关注环境灾难的日常性维度——小说写的是日积月累、悄然发生的灾难,杨照称此为“日常庸俗的毁灭”,以区别于近年来票房极佳的好莱坞环境生态电影中那“一夕之间”的毁灭。^[20]小说中除了垃圾岛撞击台湾以及若隐若现幽灵般“复眼人”设计略带科幻色彩外,其余大多细节都是写实的,是日常、普通、现实中的人及其生活。好莱坞式的灾难固然耸动视听,但观众知道那只是虚构的故事,不会真的降临于自己;而《复眼人》所写大部分则是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真的事情,由于是日常、渐进、悄然发生的“毁灭”,人们对它熟视无睹,才更为可怕,小说也就有了撞击人心的警醒意义。面对日积月累的灾难,虽然无奈,却是事实凿然。海洋或自然问题,很难靠某一单独力量去解决,就像小说中殉身于环保的孤胆英雄阿蒙森,虽然可敬但并不能根本扭转环境恶化趋势。其实污染的产生,人人有份,而解决问题同样需举全社会之力,共同承担。作者让多元人物在发生海洋环境危机的台湾东海岸集结,显现其将海洋环保问题纳入现实社会结构中加以考察,努力消弭文化划分造成的分裂和隔阂,吁求全人类的合作以共同面对自然环境危机的用心。

四、生态整体观和“适当取用”消费伦理的传统文化渊源

无论是小说情节的科幻设计、情节复合模式的采用,或是作者极力表达的环境保护意识、自然生态理念,都使《复眼人》显得那么“现代”乃至“后现代”,然而细究之下,可发现小说表达的诸种理念,其实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如瓦岛居民所谓“人应该只取走能养活自己的数量就好”的理念,不仅与夏曼·蓝波安所描写的达悟族平衡、协调人与海洋关系的做法不谋而合,在稍早的汉族作家王家祥的小说《山与海》所描写的平埔族马卡道人的生活中,也可看到。马卡道人用迅如闪电的矛与鱼叉,只取回又肥又大、足够一家人食用的新鲜鱼,不像汉人使用绳子编围成的“网”,不分昼夜大量捕捉鱼群,可是吃不了那么多。这种向大自然求得生存必需品却不过分索取的生态平衡观,在猎鹿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典

型。他们捕鹿有着季节的严格限制。春夏时节梅花鹿正在繁殖育子,不宜打扰。等到冬季,所有雄鹿都已长得壮硕,小鹿已能离开母鹿自己觅食,“这时才是最好的捕鹿季节!”他们猎鹿以每人每次一只为限,理由是多了也背不回去,其实是为了杜绝对大自然的贪心和奢求。马卡道人这种“不竭泽而渔”的可持续生产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十分吻合。如《逸周书·大聚》写道:“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孟子·梁惠王上》则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复眼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体现的“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所具有的中国海洋文化的深厚渊源。所谓西方属于“海洋文化”具有开拓精神,中国属于“内陆文化”保守落后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中国的海洋文化源远流长,而其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本身就是“海-陆”一体的,连带地使台湾海洋文学作品大多带有这种特点。在台湾文学中,“海洋”往往并非单独呈现,而是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李友煌的博士论文《主体浮现:台湾现代海洋文学的发展》作为台湾学者的相关最新成果之一,认为台湾是由岛、岸与海构成的特殊自然空间,海洋影响岛屿土地与人民,形成特殊的海洋文化,由此提出了“扎根于乡土关怀的海洋文学”、“海洋性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中的海洋文学、海岸文学”等概念。^[21]该文对台湾现代海洋文学的论述,就是从生活于海边盐田渔村、具有普罗关怀和乡土意识的“盐分地带作家群”开始的。又如,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翁闹,为其长篇小说《有港口的街市》在报上连载而撰写“作者的话”,开篇就写道:“陆地和海洋互相拥抱的地方,是各式各样的旅客歇泊的地方,在那里自然应该有它自己跟别人不同的生活样态。”^[22]虽然小说以日本神户为背景,但也显示台湾作家对于“陆地和海洋互相拥抱的地方”的特殊兴趣。

无独有偶,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刘登翰也认为:闽南文化是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过渡,陆地和海洋两种文化互相吸收、融合与涵化的多元交汇的“海口型”文化。^[23]虽然台湾与多数台湾人的原乡闽南地区会有所差异,但那种“陆地和

海洋互相拥抱”的海岸型或海口型的文化,还是有内蕴相通之处。

于是,我们在台湾海洋文学中不断可以看到这种“海-陆”一体特点的表现。被视为台湾海军诗人之代表的汪启疆,最具特色且颇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根柢的,是他直接演绎了“以海为田”的主题。当华夏子孙面对海洋时,他们未必像西方人那样将海洋当作通往异域攫取财富的途径,却往往把大海仍看作他们耕种的田地——只是收获的不是稻麦而是鱼虾而已。这种情况在闽台地区格外明显。汪启疆诗作《穗实之海》的各段标题中有“田禾之歌”、“海洋田歌”和“海之穗实”等,抒情主人公杨土木具有在“海洋”这片更广袤的“土地”上种植的愿望:“海洋,啊容我/狂放地当它是新的田亩吧”^[24],而敲锈、驾艇、进港带缆等海上舰船作业,在诗中化成了除草、驾驶耕耘机、拴水牛等田间劳动的动作。作者要表达的,其实是在海洋上延续田园传统价值的心愿。这或许也就是朱学恕所要彰扬的中国式海洋精神和海洋文化吧!^[25]

再以澎湖作家吕则之的长篇小说《海烟》^[26]为例。小说淋漓尽致地演绎了澎湖群岛上海洋性格与陆地性格的交融。海岛风沙劲疾、黑色浓雾般的海烟频繁出现的恶劣自然条件,造就了岛民们特殊的“海洋性格”。然而他们的先祖来自大陆,因此仍保持着唐山农耕文明的诸多生产方式、风俗习惯、道德信仰、人际关系乃至人的性格特点等等,于是产生了海洋性格和陆地性格并存的特殊现象。为此作者精心塑造了分属两者的人物形象系列——既有属于粗犷豪爽,率性追求自由和理想的海洋性格的,如“野性”大方的女工阿丽,为追求艺术生活而离家出走的二哥以及与之同居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女郎,还有一上船就脱光衣服,赤裸着身体任凭海风吹拂,平日沉溺于酗酒、赌博的船工“疯狗”等;也有属于保守温和、循规蹈矩、讲究实际的陆地性格的,如生活于一个母亲“很强”而又掌控着儿女婚姻大权的家庭中,性格温顺、依赖性强的梅映以及她那脸色森寒、假借“算八字”的封建习俗扼杀女儿恋爱的母亲。小说一些刻写“生命”的细节颇具震撼性,对于人物的一些欲情、野性的表现也不惜加以礼赞。然而作者在正面评价此类“海洋性格”的同时也并

未鄙弃“陆地性格”,这从小说将具有陆地性格的有宽当作其主要的正面人物就可看出来。有宽为陆地上渔货加工厂的“头家”,偶尔跟船出海顶班。他顾全大局,以和为贵,重然诺守信用,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损害别人,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品格,正是儒家伦理、陆地性格的体现。当船长感谢有宽帮他解决了同事之间的矛盾问题时,有宽对船长说道:“你是海洋个性,我是陆地个性”,“你讨海,需要的是这种个性”,“你要有力量和海决斗”,“你如果不是这种个性,可能就无法面对这种风浪”,反而会被海吃掉。作者在这里认可了海洋性格和陆地性格并存和互补的可能和必要。

也许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这种认知,吕则之有时又直接将海洋性格和陆地性格融合在一个人物身上。风鼓伯锲而不舍地做着的一件事,就是到已废弃的港湾筑一道很高的土墙,来抵挡海水,保护祖上传下来的田地。尽管堤墙一次又一次地被风浪摧毁,他却愈挫愈奋,有如黄春明笔下的青番公。尽管人生苦涩,命运多蹇,但风鼓伯与老伴始终保持着坦荡乐天的胸怀。就他的热爱土地、顽强不屈的韧性,以及对房客有宽视如己出的友善关怀等来看,显然受到了传统陆地文化的熏染;但就他敢于与风浪、海烟对抗,乐天开朗的性格和人生观,以及多次表白“只有我们男人才会喜欢海”,遗言死后埋葬大海等而言,又俨然显现了海洋文化精神。

台湾学者叶连鹏曾标举澎湖文学的两大特征,那便是“海洋”和“乡土情怀”,认为在澎湖,乡土和海洋已成为一种不可分割的主体,海洋已成为澎湖乡土文化的最大特色,吕则之的小说世界也因此成为“乡土”与“海洋”的合奏曲。^[27]这些都说明,即使在澎湖这样一个天然的海洋文化笼罩的海岛上,其底层也仍有着根深蒂固的陆地文化的基盘。

因此,吴明益在《复眼人》中表达的“海-陆”一体的理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深厚根柢。只有放到这一理路和脉络中,对于《复眼人》的深层内涵和传统渊源,才能有更深刻、全面的认识。

四、结语

《复眼人》以现实寓言的构思试图将人们从

习以为常的消费习惯中唤醒,激发人们在“日常性庸俗”中已被麻木的感知,引导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既定生活方式是如何以消耗、破坏包括海洋在内的自然生态为代价的,并向大众传达改变当前状态是如何亟需和迫切的信息。作者质疑把海洋利益化的行为与逻辑,从生态整体观的角度反对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将海洋与自然物化、对象化的思维模式,引导重新定位和建构人类与海洋、自然、世界之关系的思考。而他表达的“人应该只取走能养活自己的数量就好”的消费伦理和融合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之优势的“海-陆”一体生态整体观,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渊源。小说虽然以台湾东海岸为场域,但对我们也具有现实警醒意义。随着大陆经济的迅猛发展,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成为急迫和严峻的挑战。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减少乃至杜绝绝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如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摈弃“海洋文化”和“陆地文化”的二元对立观以及前者“先进”、后者“落后”的价值系列论,正确认识二者的各自利弊,取长补短,以及如何建立和弘扬“适当取用”的消费伦理以减少资源浪费,保障可持续发展,无疑都可从中得到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入选该年度《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
- [2]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276页。
- [3]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 [4]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
- [5]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
- [6]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53页。
- [7]夏曼·蓝波安:《海浪的记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 [8]廖鸿基:《讨海人》,台中:晨星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 [9]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

19页。

[10]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页。

[11]刘福森:《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第52页。

[12]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13]马兵:《自然的返魅之后——论新世纪生态写作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6期,第201页。

[14]矫海霞:《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消费伦理观》,《理论月刊》,2011年第12期,第49页。

[15]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71-72页。

[16]夏曼·蓝波安:《海浪的记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7]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

[18]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19]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20]杨照:《毁灭的日常庸俗——读吴明益的〈复眼人〉》,载吴明益《复眼人》,新北:夏日出版社2011年版。

[21]李友煌:《主体浮现:台湾现代海洋文学的发展》,台南:成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7月,第170页。

[22]翁闹:《有港口的街市》,杉森蓝译,台中:晨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23]刘登翰:《论闽南文化——关于类型、形态、特征的几点辨识》,《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4]汪启疆:《穗实之海》,见《海军第十三届文艺金锚奖作品专集》,“海军总部政战部第二处”编印,1983年。

[25]朱学恕:《中国海洋雄风万里长》,《开拓海洋新境界》,高雄:大海洋文艺杂志社1987年版,第21页。

[26]吕则之:《海烟》,台北:自立晚报社1983年版。

[27]叶连鹏:《台湾当代海洋文学之研究》,桃园:“中央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04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陈建宁)